



独家占有

I
DUJIA
ZHANYOU

DINGMO
WORKS

丁墨
▶ 作品

华逸跑去问某人：

“为什么把你的

骨头送给我？”

“男人平静而威严地注视她，

“那是我身体的一部分。”

声音低低下来。

“都属于你。”

华逸默默流泪——好想抱抱啊！

“在这个世界上，会有一个女人，让我放下骄傲。”

18岁，她绝望地被侵犯，并被告知四年后他会再来找她。

他是强势的指挥官。

怎能因她的害怕而让她逃离？

唯一能表达心意的就是——忠诚！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
三秦出版社

《飞言情》人气作者
丁墨 再掀科幻
言情热潮
晋江文学网千万点击

独家占有

丁墨 / 著

I

DUJIA
ZHANYOU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家占有. I / 丁墨著. -- 西安 : 三秦出版社,
2014. 3
ISBN 978-7-5518-0683-1

I. ①独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13543号

独家占有. I

丁墨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
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
电 话 (029) 87205121
邮 政 编 码 710003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00千字
版 次 2014年3月第 1 版
2014年3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18-0683-1
定 价 24.80元

网 址 <http://www.sqcbs.cn>

独家占有 ①

C O N T E N T S DUJIA ZHANYOU

- 001 **第一章** 那件事发生的时候，
我只有十八岁。
- 020 **第二章** 他不过把我当成一个叫“妻子”的工具！
难道我就不能把他当成叫“丈夫”的器材？
- 039 **第三章** “为什么送骨头给我？”
他似乎愣了一下，才答道：“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。都属于你。”
- 058 **第四章** “放了我的华遥。”
- 078 **第五章** “你比想象中更适合我，这非常好。”
- 098 **第六章** “你是我的女人，是我将来孩子的母亲，
我只会保护你、满足你，不会背叛你、伤害你。”
- 112 **第七章** “现在，你是我的公主。”
- 128 **第八章** “华遥，这就是年华之柱，宇宙的起源地。”
- 145 **第九章** 屏幕中播放的正是穆弦坠机的画面——中弹、坠落、燃烧、爆炸……
我深吸一口气：“他还活着吗？”

独家占有¹

DUJIA ZHANYOU

C O N T E N T S

- 162 **第十章** 必须正视这个事情了——我已经喜欢上他。
- 178 **第十一章** “第一次看到你，没穿衣服，在溪里游泳。”
他低头咬住我的指尖，“很白，很软，很可爱。”
- 195 **第十二章** “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抵达了帝都上空，
然后非常不幸地发现，新郎和新娘……不、见、了。”
- 210 **第十三章**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：“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”
- 227 **第十四章** 同一个星球上，竟然有两个相差这么大的地方。
- 238 **第十五章** “看来有人把我们的意识锁在计算机里……”
- 262 **第十六章** 穆弦，这一次，我会保护你。
哪怕危机重重，哪怕生不如死，我也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。
- 288 **第十七章** “你以后不许对我太大男子主义。”
我说，“不要总是说，什么事都交给你处理，什么也不告诉我。
你要认真思考，尊重我的意见，我们就要是夫妻了。
那不光意味着，我是你的女人，还表示，你是我的男人。”
- 308 **第十八章** 在这个宇宙里，会有一个女人，让我放下骄傲。



第一章

那件事发生的时候，
我只有十八岁。

夜里十一点整，我脱了鞋，站上天台的边沿。

从这个角度向下望，大厦笔直而暗黑的玻璃外墙，像倾斜的万丈深渊，再往前一步，就是粉身碎骨。

我感觉到小腿在发抖，伸手扶住旁边的广告铁架——毕竟不是真的想死。

我只不过抱着侥幸的心理，想要逃过某个人的掌控。

那件事发生的时候，我只有十八岁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晚没有月亮，天特别暗。我刚给一个初二的孩子做完家教，沿着幽静的小巷往家里走。没走几步，就听到身后响起急促的脚步声。

我疑心是歹徒，鼓起勇气正要转身，忽然感觉到一股奇异的热流从后背窜至全身。我失去了意识。

醒来的时候眼前很暗，只有一种朦胧的光，在周围的空间里浮动。隐约可以辨认出，这是间很大的屋子，我躺在唯一的床上。墙上没有窗，摸着很硬，冰凉而细致的质地，像是某种柔韧柔软的金属。

这时，前方墙壁忽然开了一扇门，门的形状很奇怪，是六边形的，像是镶在墙壁里。外面的灯光透进来，一个高大的男人侧身站在门口。

因为隔得远，我看不清他的样子，但能听到声音。

“卫队长。”他说，“她还好吗？”嗓音是意外的温和悦耳。

另一个声音答道：“指挥官，她很好，祝您度过愉快的夜晚。”

我听清了他们的对话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感到很不安，也很茫然。

那个男人低头跨进了屋子，门在他身后徐徐关上。我看到他肩头银光一闪而过，像是军人的肩章。他的手还戴着雪白的手套，那颜色在灯下格外醒目。

我想看得更清楚，可是已经没有光了。

他朝我走来，脚步声在黑暗里沉稳而清晰。最后停在床边，黑黢黢的身影一动不动。

在他无声的凝视里，我的掌心沁出汗水，心脏仿佛都被人慢慢揪紧了——封闭阴暗的空间、装扮成军人的高大男人。现在我担心的不是贞操了，而是还有命活着出去吗？

我第一反应是想问他是什么人，但很快打消了这个愚蠢的念头。

“你能不能放了我？我可以把所有存款都给你。而且我没有看到你们的相貌，可以放心……”尽管努力控制了，我的声音还是抖得厉害，尾音甚至莫名其妙地扬起，听起来就像被划破的唱片走了音。

“只要你。”低而稳的声音，简洁有力。

我的心重重一沉——完了。

一只冰冷的手，摸上了我的脸，柔软的丝质手套轻轻摩挲着。我的皮肤变得空前的敏感，他的轻微触碰，都令我酥痒紧绷。但我根本不敢动，任凭他摸着我的脸颊、眉毛、眼睛、鼻子，最后停在嘴唇上。他的大拇指沿着我的嘴轻轻滑动，奇痒无比。

“你很冷静。”好听却阴森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他似乎有一点好奇。

其实我被他摸得胆战心惊，整个人就像吊在钢丝上，颤颤巍巍地发抖。

但他听起来心情似乎不错，我鼓起勇气颤声说：“只要你放了我，我……什么都愿意做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对不起，但已经无暇深思了，因为他脱下白色手套放在床边，然后抓住了我的肩膀。一股柔和却不容拒绝的力量袭来，我倒在床上。

怎么办？我昏昏沉沉地想，抗拒还是屈从？

他看起来这样高大，外面还有帮手，我根本不可能逃脱，反抗毫无意义。

只有配合，才能少受点苦。这个认知像火焰灼烧着我的脑子，那么清晰而残酷。

转眼间，他的身体覆了上来，很沉，但没有预想的沉，不会令我喘不过气来。他身上的布料柔韧而冰凉，呼吸却很温热，两种陌生的气息交织在一起，让我浑身不自在。

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干脆、目的明确。先是将我的双手往上一折，固定在头顶，然后捏住下巴，他的唇就落了下来。

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他的吻。

我只在十六岁时，跟暗恋的班长接过一次吻。后来他就转学了，初恋无疾而终。

可这个男人的吻，跟男孩完全不同。他嘴里有种清新的气息，像一种没有味道的水果，隐隐透着甘甜。他吻得很平和，也很温柔。冰冷的鼻尖从我脸颊擦过，没有预想的扎人胡楂，也没有迫不及待的饥渴。他舔了舔我的嘴唇，很痒，陌生的痒，像是有丝丝的电流从舌尖传到身体里，有点不太舒服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身体里的电流感好像更强了。

这时他松开了我，分开我的腿，跪坐在中间。

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，我的胸口就像压了块棱角锋利的石头，堵得好痛。

周围很安静，可我仿佛听到无数个声音在脑袋里疯狂嘶喊，压都压不住，就快要将我的脑子撕裂。

理智瞬间被抛到九霄云外，我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，在他沉默的视线里，手脚并用拼命地往床下爬。可一只脚刚刚下地，另一只脚踝骤然一紧，就像被坚硬的钢圈锁住了。

“松手！”我明明在吼，可声音听起来颤抖得厉害。

回答我的是极为有力的一拽，我立刻被拖回他身下，手腕被紧扣，双腿被压制，完全动弹不得。

他的脸就在离我很近的上方，朦胧阴黑，看不清晰。

“听话。”他哑着嗓子说。

他的声音跟之前有些不同了，似乎带了某种难耐的急切。而我十八年来，从没像现在这一刻如此绝望。

根本，不可能逃掉的。

我难过得想哭。

如果我知道再次清醒时会看到什么，我宁愿闭着眼假装昏迷，也不想面对这匪夷所思的噩梦。

当我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趴在什么毛茸茸的庞然大物上。黑黢黢的一团，几乎占据了大半张床。我吓了一跳，定了定神，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。

那个男人不见了，此刻躺在我身下的，是一头巨大的野兽。两只沉重的爪子搭在我腰上，我甚至能感觉到它指间硬而韧的肌肉，还有锋利的指甲带来的轻微刺痛感。而我正跨坐在它腰上，背靠着它两条粗壮的后肢。

周围很暗，它的眼睛却很亮。那是一双金黄的、圆形的兽眸，定定地望着我。

我完全吓蒙了，眼前的兽，明明不是老虎，也不是狮子。我甚至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，它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

我想喊，但是完全发不出任何声音。这时，它的嗓子里发出一声近乎哀鸣的嘶叫，我的手臂一阵湿热，微痛传来——被它咬住了！

我吓得魂飞魄散！它要咬我，它是要吃了我吗？

那个男人根本是变态，不仅侮辱我，还把我跟一头野兽关在一起！

感觉到它湿热的舌头，触在我的皮肤上，它含着我的胳膊，仿佛随时都会一口咬断。

“不要！不要咬我！”我喊道。我在干什么？对一头野兽说话？

可手臂忽然一轻，它竟然又把我的胳膊吐了出来。

我胆战心惊地看着它——难道它能听懂我的话？

只是，恐惧的是我，难受的却似乎是它。

它又发出一声嘶哑而压抑的哀鸣，庞大的身体开始剧烈而难耐地颤抖，抓住我腰的爪子力气逐渐加大。那原本明亮的兽眸，此时写满悲愤和疯狂，是那样无助和绝望。仿佛似乎下一秒，它就会按捺不住，强行将我撕咬吞噬。

不！我不想死。

鬼使神差地，我颤抖地伸手，摸上了那张狰狞而恐怖的兽脸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摸它的脸，也许是因为它看起来很难受，让我觉得安抚它，就是救自己。

手掌传来它滚烫的温度，我停住不动。它却似乎吃了一惊，侧了侧脸，舌头轻轻地在我掌心舔了舔。它的舌头也很烫，我的手却很凉。是不是它喜欢这样的触碰？

我沿着它的脸，一点点地摸。它很快不再发抖了，原本昏沉的双眸重新澄亮起来，定定地看着我，像人类一样在打量我。

跟它就这么僵持了一会儿，我鼓起勇气，伏低身躯，慢慢贴近它的胸膛。

“别这样好吗？”我轻轻地、一下下地拍着它坚硬得像是覆了一层铁皮的胸口，“我真的很怕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它能听懂我说的话。

它没有一点动静，但也不再嘶鸣，似乎平静下来。

我稍微松了口气。

“谢谢。”我说。忽然，下巴被它的爪子顶了起来，被迫直视着它的兽脸。

然后，我就听到骨骼脆裂的声音。我看到眼前的巨兽身体一点点缩小，变得修长，变得匀称。它蜷缩着身体，它一直在呜咽。

我呆呆地看着，连之前强烈的屈辱、愤怒和恐惧，都被暂时丢到一旁，心里只有震惊。

最后，那头野兽完全恢复了人形，坚韧结实的身躯与我之前的记忆完全一致。只有深邃的眼睛，隐隐有金黄色的光泽，就像两盏柔和的灯，映照在黑暗里。

我全身僵硬，他却伸手抱住我，让我枕在他的胳膊上。

他忽然说话了。

“我来自斯坦星球。四年后的今天，华遥，我来接你。”与在床上的强势不同，他的嗓音很温和低柔，带着明显的放松，就像安静的水流淌过耳际。

斯坦星球？那是什么？他是什么？

为什么他知道我的名字？

他继续说：“地球的磁场环境不合适，飞船每次只能停一天。那天你什么都不必做，等我来接你。”

“为什么是我？”我问。

我相信他是外星人，可为什么是我？

他还是不理我，站起来，拿过床边的衣服，一件件穿戴整齐，最后戴上了手套。我一直跪坐在床上，呆呆地看着他。

这时，他忽然伸手抓住我的脸，细密的吻轻轻地落在我的唇上。我一动不动地承受着。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，金黄的眼睛似乎正盯着我。

“很抱歉对你做了这些事。”他凑到我耳边低声说，“以后……我尽力弥补。”

我不知道要怎么应对，这一切实在太荒谬。一个会变身为兽的男人强迫了我，然后说要弥补。

他松开我，走到之前的入口，不知做了什么，门又打开了，光透了进来。这回，我有足够的时间看清外面的走道。那绝不是一条普通的走道，因为银色的金属铺满了墙面、地板和天花板。一个跟正常人同样高的机器人静静站在门边，消瘦的金属面颊、赤红的晶体双眼，穿着灰色的军装，朝他行了个军礼——机器人的手也是银白色的。

“卫队长，送她回家。”他对机器人说。

“是。”那个机器人答道。我看着它刀削斧凿般的面容，感觉呼吸都要停滞。

男人在跨出门口前，停住了脚步。

“会有士兵留下保护你。此外，我要求你的忠贞。可以办到吗？”

他没有回头，还是看不到脸，我依然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。但这次我看清了，他穿着浅灰色的军装，戴白色手套，肩膀很宽，腰身窄瘦，身体匀称，双腿笔直修长。

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，胡乱点头。他没有转身，却好像看到了，沉默地迈着大步离开。门在他身后关上，室内重新恢复了黑暗。

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在家里的床上，手机显示是次日中午。
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安静的浮尘在视线中飞舞。我看着熟悉而温馨的房间，只觉得一切就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。

掀开被子坐起来，觉得眼前根本是另一个女人的身体，那么饱满、荒糜、陌生。

我足足发了四个小时的呆，又洗了两个小时的澡。穿好衣服下楼，在最近的药店买了紧急药物服下。

接下来几天，我没出门也没上学，每天吃方便面，或者什么也不吃。大部分时间我在发呆，然后就是睡觉。父母在我五岁时就去世了，三个月前我刚离开外婆来这里读大学，住的是父母留下的房子。我不能去问外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被强暴后该怎么办？而且强迫我的，是拥有飞船和机器人的外星人。

我变得有点精神衰弱，总觉得被窥探，吃饭时、睡觉时、洗澡时……每当我猛地转身，背后空空如也，而我惊魂未定。

我知道这样不对，也知道生活一定要继续。可我就是不太想面对任何人，面对生活。

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五天后。

我至今还记得，那是夜里八点多，月光从阳台洒进来，树叶在风中沙沙响动。我蜷曲在房间的角落发呆，突然响起清脆的电话铃声。

是外婆。

“遥遥，你还好吗？”她慈祥的声音如在耳际，“这个星期，你怎么没有给外婆打电话……”

我瞬间哽咽。

“对不起，我忘了。”我说得很慢很用力，这样才不会被她听出端倪。我还想笑，但喉咙里堵得厉害，实在笑不出来。

外婆的耳朵早就不太好了，或许她根本听不清我说什么，但她依然非常温柔地问：“孩子，是不是……遇到什么委屈了？”

我原本觉得自己已经麻木了，可她的话却像一只温柔的手，轻轻揉着我的心窝。我突然感到非常委屈，一下子哭了出来。我努力咬牙想忍回去——怎么能当着外婆的面哭，让她担心？可泪水止不住，憋了这么多天的酸楚，全哭了出来。

“外婆，没事。”我抽泣着说，“我只是想你，很想你，想回家。”

那晚，我们俩隔着千山万水，对着电话哭了很久。外婆边哭边说，她在敬老院过得很好，每天都很开心，让我要坚强，好好生活。而我握紧听筒，一遍遍地在心里说，不能再颓唐堕落，不能再困在那个噩梦般的夜里。

不能，让唯一的亲人失望。我已经成年了，现在应该是我照顾外婆，而不是让她为我操心。

在这个清冷的秋夜，我的心奇异地平静下来，那些污浊晦涩的情绪，仿佛都被外婆温柔的嗓音抹去。我觉得自己不再难过了，一点也不了。

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，收拾得干净爽利去上课。之后大学四年，我过得顺风顺水，毕业后也被心仪的公司录用。若说那段经历对我带来的影响，一是我似乎落下轻微的神经衰弱的毛病，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看我；二是我没有交男朋友。

而那个男人说留下保护我的士兵，从未出现过。

上周末我休假回了老家，陪了外婆好几天，并把所有的钱都偷偷留给了她；我去拜访每一位亲戚，请求他们好好照顾她。

然后我孤身一人回到了这座城市。

这天终于到了，我有些紧张，但一点也不害怕。因为我早下定决心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尽力让自己活得更好。

今天是周六，我在热闹的中关村晃了一整天。我猜想白天他不会出

现——因为他来过地球，却没惊动官方，说明不想被发现。

但当夜幕缓缓降临，人流变得稀少，我清楚地意识到情况会变得糟糕。他可以在任何一个黑暗的角落，将我掳走且不惊动任何人。

所以我决定站到楼顶上。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我——除非他决定暴露行踪，否则不能让我凭空消失。

当然，万一他做出攻击行为，我跟地面的遥远距离，也能尽量避免误伤无辜。

我又低头看了看表，晚上十一点四十分。

最后的、决定命运的二十分钟啊。也许他掳掠成性，早把我忘了呢！这么想着，我又轻松起来。

地面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围观的人。身后十多米远的地方，站着两个大厦保安，他们足足劝了我二十分钟。我觉得很抱歉，反复向他们保证不会跳，但他们还是很焦虑。

这时，一个保安接了电话，然后略显高兴地说：“警察马上就到了！小姐，你千万别冲动！”

我没太在意，继续紧张地等待时间的缓缓流逝。

过了一会儿，楼道里响起匆忙的脚步声，两个高大的警察探身上了天台。前面稍矮的那个朝我的方向看了看，对保安说：“你们先下去，这里交给我们。”他的声音有点耳熟，但我想不起在哪里听过。

保安求之不得，立刻走了。

这个警察关上了通向天台的小门，然后立在门口不动。我想他大概是怕闲杂人等上来。

高个儿警察上前两步，盯着我没说话。

“警官，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我对他说，“请不要过来。”

月光像清淡的雾气，洒在幽暗的天台上。比起保安的惊慌焦急，这个警察显得沉稳许多。他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双手都插进裤兜，很随意放松的姿势，身影却显得十分料峭挺拔。宽大的帽檐儿压得很低，我

站在高处，完全看不见他的脸。我感觉他应该很年轻，但看起来是两个警察中更有分量的那个。

这时，守门的那个警察忽然开口了：“小姐，请不要跳下去。如果你真的跳了，我会失去工作。”

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，也许我应该安抚一下他。于是我柔声说：“放心，我不会自杀的。你们看我也不像要自杀的样子对不对？我还带了夜宵……”我指了指脚边的面包，这样更有说服力。

“再待一会儿，过十二点我就下来。但请你们马上离开，因为我看到你们就紧张，说不定腿软就掉下去了。”我这么说，是因为这里不安全，我不想两个无辜的警察牵连进来。

没想到刚说完，高个儿警察忽然毫无征兆地朝我走来。

我立刻阻止：“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可真跳了！”

他完全不理我，一直走到天台边缘，跟我隔得很近。

我索性双手抱着身旁铁栏杆不理他，他总不能把我强拽下去。我觉得有点心酸，自己在用这种危险的方法抵抗外星人的掳掠，可没人会信、会懂。

“指挥官，时间不多了。”守在天台入口的警察忽然说。

我不为所动。

过了几秒钟，我忽然反应过来——

指挥官？时间不多了？

瘆人的寒意爬上后背，我抬起有些僵硬的脖子看过去，远处那个警察正好也抬头。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却看到眼窝的位置，并非漆黑一片。而是两块圆形的、纯红剔透的晶体，在夜色中发出恐怖而耀眼的光泽。如果是平时，我会以为有人戴着闪光眼镜在恶作剧。可是现在……

我忽然想起在哪里听过他的声音了。

“她很好……愉快的夜晚……”

那根本不是人类的瞳仁，他是机器人卫队长。

他伪装成了人类。

那我身旁的警察难道是……

我的脚踝忽然一紧，已经被人抓住了。

我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艰难地低头，果然看到戴着雪白手套的修长的手，紧扣着我的脚踝。帽檐遮住了他的脸，似曾相识的低沉嗓音，像阴森夜色里流水淌过——

“是我。你的未婚夫。”

一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，完全没想到他会以未婚夫自居。

脚踝上传来他掌心的温热柔软，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我一心只想摆脱他，于是条件反射地抬腿，朝他狠狠踢去。

大概没想到我会攻击，他结结实实吃了一脚，头一偏，抬手覆住了脸，另一只手却依旧抓紧我的脚踝。

看到他捂着脸不说话，我有点后怕。可越害怕越想抗拒，正要抬腿再补一脚，一股似曾相识的热流从他掌心传来，瞬间窜遍全身，我又失去了知觉。

当我再次睁眼，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。

床头有盏柔和的灯，房间一览无余。墙壁、地板是同一种暗灰色的金属，看起来硬且韧。除了双人床，还有沙发、桌子和衣柜，甚至还有一个大浴缸。质地都很精致，看起来也没什么异样。

我坐起来，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。

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穿着条淡粉色的绸缎裙子。黑色的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上，上半身绷得很紧，腰收得很高，裙子上绣着复杂花纹，我从没见过这种图案。蕾丝下摆齐膝盖，两条缎带垂在身后，我摸了摸，腰上还打了个蝴蝶结。

这样少女的裙子，感觉非常不好——我被打扮得像个礼物，又像个宠物。

屋里很安静，我心烦意乱地走到窗前，想要看看自己被关在哪里。透过暗红色的窗帘，外头暗暗的，应该已经是晚上了。

我拉开窗帘，然后……惊呆了！

墨色的夜空像柔软的厚丝绒包裹着视野，璀璨星光遍布其上。我看

到浑圆的红色火球在窗外燃烧，远处两颗无比耀眼的星星快速地缠绕旋转。一个又一个发出五彩光晕的星系不断远去，一切无边无际无穷无尽。

我不在地球上，我在太空中。令我意外的是，房间唯一的门可以打开。外面是一条暗灰色、覆满金属的狭长走道，看来他们并不打算把我囚禁在房间里。

也许他们是觉得没必要，这里是太空，我根本无处可去。

深呼吸几次后，我觉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，走出了房间。

走道里静悄悄的，两侧都是紧闭的舱门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我走了一阵，终于看到个开着门的房间。到门口一看，我有些吃惊。

里面非常宽敞，天花板和墙壁漆黑透亮。一串串白色的数据和字符，像永不停歇的水瀑，在墙壁之间流动。

很神奇。我想这里一定是控制中心之类的地方。

我朝窗边看去，立刻紧张起来——一个穿着浅灰色军装的修长人影，背对着我站在那里。

也许是听到动静，他转身看着我。

我松了口气——是机器人卫队长。

前两次我看到他时，都隔得很远。今天才看清楚，他有一张银白色的金属脸庞，澄澈的红色眼睛深嵌其中，圆鼓鼓的像两盏小灯笼。没有鼻子和耳朵，嘴巴是条细长的缝。当他眨眼时，会有一层薄薄的金属眼睑覆盖住眼球。

这让我想起奇幻电影里的大眼精灵，有点瘆人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并不怕他，甚至直觉他是个温和的……机器人？

“华小姐，欢迎来到‘天使号’。我是指挥官的卫队长——莫普。”他优雅地向我鞠躬，窄瘦修长的身躯像弯折的树枝，“指挥官遇到紧急事项，需要离开一两天。”

那个男人不在飞船上？我忽然觉得轻松了很多。

莫普往边上走了几步，那里有根半人高的柱子，顶部是平整的斜面，覆着一层蓝色液晶。他说：“请把手放上来。”